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稽求篇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禘自既灌而往節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為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

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𣪠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則又贅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為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危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予不欲觀是大禘而非吉禘予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祧廟之主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祫祭而吉禘二字是其別名

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祗有祫而並無禘可知也吉禘是祫之別名然別有祫禘此與禘即祫祫即禘之說不同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祫禘則曰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亦禘名此句見公羊傳其于祫禘連舉

處分別歷歷豈有原是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祫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此是祫祭五年而再殷祭即禘也其云升合食者祫也殷祭者禘也再者相繼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祫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祫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

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為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祫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葢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祫之名禘則在經文吉

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祫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祫則在祫原有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為禘者（國語烝將躋僖公唐尚書云烝祭名韋昭以為即禘也）有以練為禘者（禮期而練祭亦名練禘）有以圜丘為禘者（國語賈侍中註祭皇天于圜丘曰禘）有以夏時之禘即為大禘之禘者（明堂位季夏六月禘周公太廟此夏禘也雜記引孟獻子語改至七月則秋時矣以是知不是夏禘祭義謂夏陽之盛莫重禘祭即大禘也故升歌下管用天子禮樂）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

俱是禘以大傳禘爲郊以祭法禘嚳爲圜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葢夫子嘗郊矣孟子膰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八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

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尚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夣哉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

字而又誤以主皮為貫革為即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為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即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即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

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尚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為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

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故圉人註亦有充椹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為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

禮猶是引經証經引禮証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

況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為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為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為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古語

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即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為証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為主則既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既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

以致大誤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職俱有設社稷壇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壇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籍壇也耕籍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籍壇則併石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即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葢籍壇為耕籍設原與

大社相表裏而其制有異朱氏既不觧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藉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謬合之齋論廟中之主誤矣若齋論閒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尚書耳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

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

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葢朔有朝享朝廟二禮

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三廟無祖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為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為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 舊註引包咸説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

為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為據則徧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為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

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為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為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即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

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為奢僭之事益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悦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葢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扑抶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

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非自傷于民也

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為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

家家字為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為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為之驚心萬古長夜于是始曰不然漢後儒說其足誤人者多矣况左傳國

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一一可為訓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只是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即或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張南士曰論語是夫子口說啟齒闔吻皆有起訖如釋氏語録然令儒者自敘講說一倣釋氏語録代以俚俗獨於夫子口說雖極明快

如葢有之矣亦必支離掛搭使無可解釋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葢有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集註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豈可如此若曰即用力者亦未見則既未見用力焉見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見則似見用力者其常未見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

尹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况
可添廉貪通介種種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
言則單指為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
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於君臣
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
為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
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
有為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為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

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可驗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為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

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節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為和過情為密此

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固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為確証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為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若李

夔傳稱夔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
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夔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夔之用情無厚薄處則是漢
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而坐井之徒
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數斯辱矣節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即數字義亦並不
以言煩爲解況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有信
朋友之細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進言不過

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

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偪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註數而廣韻增韻即以頻煩屢數為解此即僕屬不絕躐促取憎之意故數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即頻頻揚子所云頻頻之黨甚于鷽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

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閒姜汝皋講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是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舊註而又誤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葢事別有據猶可兩行令祗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証則何苦又沿誤乎不然

瑚璉也

則禮經非乎

無所取材 乘桴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于夫子諷嘆本旨全然不合況材裁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強通而裁處之裁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涸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于我但大海蕩蕩

桴材極難第欲覓取一佳材而無所耳爾雅桴柎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抵皆編竹為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況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氾柎以下流兮無舟檝之自備同意

晉欒肇論語駁曰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便不適用此于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譏其好勇稍與當日情事不甚合耳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即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

按舊解無註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于宋邢昺疏義而因此識彼一句則自為解者古人論字以一横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為小成原未有以一十當始末者若云即始見

終則一事首尾矣至于聞一知二則自三以至于九為數尚多故不如如祇以彼此分之則對待之詞其數已畢大失名義㓜時聽塾師訓曰顔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顔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禰衡作顔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

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内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為人擴竊梓作已書略見于左季折衷序中今其偽書卷二有左季折衷說即是

吾與女弗如也許汝弗如終不安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

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節

居蔡與山節藻棁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棁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

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知何見註作媚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為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真稚孺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藻禮數見

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足
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
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
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註經者而可不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
上短柱為藻文也故刻山為節是刻山形以為節非
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
或謂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矣

不知僭生于冒昧故曰僭冒冒即不知錮蔽生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為有知者不為也故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居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即是虛器若謂僭是不仁則文仲三不仁並不及僭竊一事豈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即櫝也又

曰置室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即此

自牖執其手

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若君來視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按北墉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但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墉牆也唯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而以形近致誤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

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亦稱北墉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絶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為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還南牖下則徧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戸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

其文又同故移彼註此而朱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舊註音容則明是墉字未有牖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耳

論語稽求篇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稽求篇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甯武子節 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四字似宜無誤但予讀春秋又不然豈別有一傳耶抑猶是傳而讀者又有異耶嘗考春秋僖十九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

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為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遬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為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橐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為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

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盖周制公族世為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涖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荒唐也詳見予經問十七卷

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為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晏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杜預即以此為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為中書郎時權臣專政

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㲀所推重當時稱為寗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貿瞀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強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為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貿瞀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為臣者皆當然而目為異事巧題以愚豈夫子意乎

左丘明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即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復纂異同為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

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為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并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間有李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

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葢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歷律而仕漢為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律歷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為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寘寘反曰左丘明無目

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況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為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

去武帝購書時秖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為古文必非十年間所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偽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為大經三言為一帖夫既名之為

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為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

武師師及晉戰于櫟皆為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衆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為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為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即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章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

謂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為紀事傳為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此明明以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祇記言者此

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據亂証也况左右言動亦大槩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况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為右史為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鑿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

祇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袒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殁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為籛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為怪事季氏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况張蒼同時有

賫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説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蘇綽為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

句亦無焉字及視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祝鮀節 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説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罹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為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鮀朝謂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内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説

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為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

人生也直非生理本直也生理本直則罔之生也為不通矣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

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為壽終不横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觚不觚　觚不觚節

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為當五升為過二升為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令名雖為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

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為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為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酗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若以觚為稜則稜非

器名即觚亦無稱棱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棱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即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疏者則六面八面俱不記得但此名牘不名觚另是一物蓋觚非牘名即操觚之觚本是竹頭柧棱之柧本是木旁皆借寫作觚非本字也如以牘為觚以柧觚為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誤此字觚不觚

矣至若後世花𦉜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古稱名
且花觚酒觚並無八面與八角者即其間花文有齒
有乳有斩有鍔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猶可以杜撰稱
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

或謂史記有破觚為圜語集註何不引此作據而反
以木櫝花𦉜為証宜其繆也不知史記所云指頑䚄
之世廉隅盡刓一若破方物而為圜物者此如離騷
何方圜之能周偭規矩而改錯語同此謂方圜有更

變非謂名實有乖反也破方不名方則難云方不方矣古文語詞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此等正須學者考辨之耳

君子博學于文節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

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

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

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即從來說

書者亦只如此必欲以致知格物克己復禮對待言之

此後儒私意耳豈夫子之旨乎

子見南子章

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為此是疑文

即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

況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

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别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晉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絶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此即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臯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

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葢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

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失而作矢誓涉暗曖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者何便至此

默而識之節

默而識

默識三句集註謂謙言無有即出則事公卿節亦謂謙言無有夫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見易繫辭傳

然亦非異人之事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
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聖言有倫不至
詭悖至酒困數事此庸之又庸者以此作謙則過卑
近謫過貶類詐大無理矣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難
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孟
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為公西子說學不
厭教不倦為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一

語曰此皆不難則驕言伐德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語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為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　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為禮者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由固是無礙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

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同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儐命則晏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曾云哭不可歌耶

論語稽求篇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稽求篇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見大全小註不知此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遵之葢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宰予畫寢置其杖而芸類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

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卒以學易句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若朱子據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五十則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

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為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第不讀書耳按六

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為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為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為強仕服官之時非為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

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葢思借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為删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

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益五十以前尚可為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删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此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

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為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為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絕婚娶乎　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為學之年又不同

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偽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為非無何而同時之人即引作據如鄭樵刪禹貢初以為不然而旋據以解江漢阮

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偽作而即據之証河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荷亭嘗云五十為卒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至劉聘君始為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文註解之書而屈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令相安恬不為怪何也曰習熟也向使為集註者本依文註解而令有人焉改曰五十為卒則人不共嗤而斥之也乎此言良然先仲氏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

形近致誤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乂謂陰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令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觀古文㐅與𠓜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則自春秋及兩漢又有草書古經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子所雅言節　雅言作常言解無據詩書禮為六藝之三凡學人入學皆言之何待夫子曰常言又曰常言耶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恒俗迴别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卞式雅行裘綮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

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為何等語及觀晉書欒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閒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為成語實証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不侔莫總屬成語

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舊註謂無文集註謂有文皆非也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詁耳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為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為之學非聖治

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

此直指任賢使能為無為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非惜其無名也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為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語

而論辨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于大哉一頌俱抹却矣南史王僧辯為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太宰問于子貢　太宰是吳太宰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

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為吳太宰嚭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荅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苗而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

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昭

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為早

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

或秀或苗

揚子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則以育為始生

苗較始生又後一節此或不必然然總是生成節次

不是草名

唐棣之華章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别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頗費理解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説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葢行權即所

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為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澣濯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即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

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令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盍亦取是文一再思之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為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

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李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為之言而宋人一聞其說便羣遵之遂謂權即是經反經即非權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

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即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即是經是錘即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為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拖之向使如宋儒者出曰捽父即常不是反常名君即經不是反經則將不溺

不祝而父可常捽君亦可常名也而可乎哉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
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註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
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
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
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
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

思反之意

不時不食　集註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夫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殀菓也若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令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令強熟者且強熟即熟亦非不熟

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為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内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為正解葢飲食之節原

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悮若謂上文魚餒肉敗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亦傷人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被此互見乃狃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間考三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之名且其製不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毋被土且連裳為之續衽而鉤邊令不

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強解事者謂長衹半身是半截之衣如裏衣然不知古經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長身有半必長身而又半之非裁及半而止者此不學人所言杜撰之中又杜撰不足道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

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令註誤解寢衣反以為前後不接竟欲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夫褻裘褻服何以不類從羔裘玄冠緇衣羔裘又何以不類從耶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新即是被之以新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别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

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受生氣也此又襲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戸寢恒東首是平時卧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奥

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卧如曲禮少事長上請
衽何趾内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
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
遷卧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
在奥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
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
受生氣乎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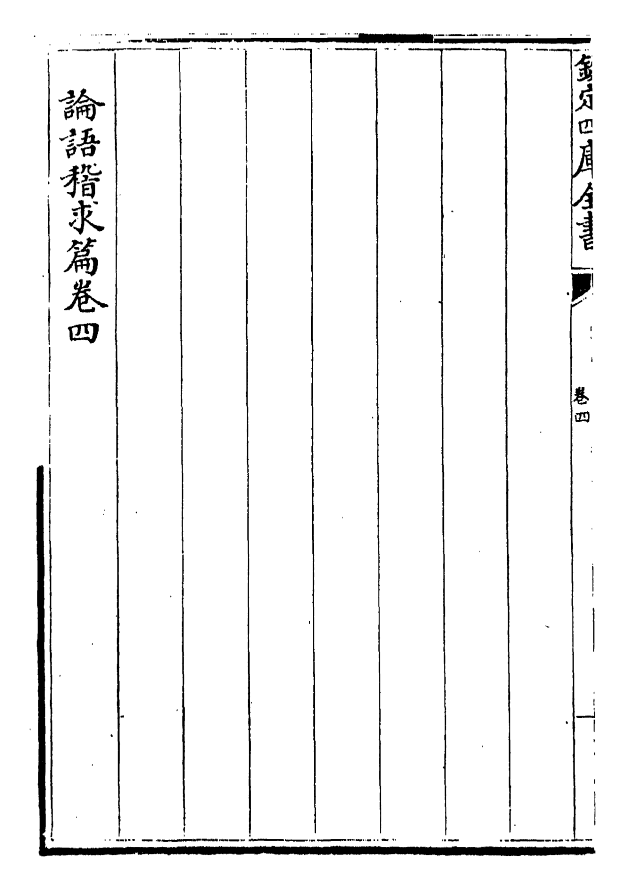
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
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
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入公門檀
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
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
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
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
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

首于北墉下類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即先世為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為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孔註三物則蔬食菜羹不止二物固為非是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蔑之矣解經者豈宜有

此

朱註所引陸氏即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羮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論語稽求篇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稽求篇卷五至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英

論語稽求篇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行 史記弟子列傳孔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

節 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

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

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

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俱不可考即冉求

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為一章所為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為夫子口語與弟子筆記經貫闕疑不必

鑿鑿也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為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節

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

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
以為當且呼字亦有謂但人不間言謂是父母兄弟
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從來不如此
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之意則新之又
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于佻巧恐未必然
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
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
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

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子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

出矣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觧無作間異觧者善無異詞惡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大意而後可以無異承之若空言無間則假如禹無間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註急難理辨試平心探討未有不呀然驚廢然返者此不可有先見存也故細繹集註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一句屬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後不

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為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為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為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恒弒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為大夫後葢從者隨也與為字迥别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為大夫故曰曾隨大夫後大夫有

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恒章曰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傳三十二歲謬也觀索隱史記註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集解正義亦云顏淵卒時孔子

年六十一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為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子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

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衞實為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為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為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為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顔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顔子依然在也即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記顔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

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顔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顔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顔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為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

向使改三為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為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

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顔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為溷載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屢空

數至空匱豈常時不空匱耶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即呼貧為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蓋家有

虧匱身有缺乏之歎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歎無日贏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子在陳絕糧子路問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己復禮為仁 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己者身也言勝己之私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亦謂勝己之私必于己字下添之

私之字未嘗謂己即私也集註以己為身之私欲亦
不純以己註私而承其弊者遡曰己私致字書註己
作私引論語克己為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
以論語言人無二己現有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
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亦不必是勝己
私也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
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
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

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顔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為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

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别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況可添私字也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此真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諭云天下歸仁極其濶大要之只是稱名之意

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

首言不亦甚乎大然而不嫌于僭悖者祇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盍徹

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朱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自何書公然註經以行世猶且自為疏曰徹則八家並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

禄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
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
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
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
法惟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
云合郊内郊外而通其率為十取其一則徹之為通

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何居豈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

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旣無稼善稼不善之殊而計畒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況孟子即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以云使通力計畒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

真礙理之甚者若此等雖非杜撰亦不可也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為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説又不同

樊遲未達至未達先教諭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

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為大之親而即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聞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冥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

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爭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觧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觧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鋭往一不惰歸一不苟于民一不恕于己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妥但孔

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有

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疑

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為衛靈之三十

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為

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兩命立子郢子郢兩辭之

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

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即納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為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尚未告塟即或夫子至衛時在告塟後然春秋列國例書塟卒並無書告祔告祫及作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既塟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聵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

必三年吉禘祧高别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為湯後然不為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為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

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為父後者有稱為祖後者有稱為曾祖後者夫既稱為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葢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甞考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

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為畀者則畀亦名禰僖嗣閔即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從祀反此名逆孔子譏李文子縱逆祀踰乎此即名叛公羊名叛祀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為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

也乃以不定之名數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為孫既禰祖即稱祖為父也哉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為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𢈔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為平王之孫其為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為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即告于周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
母之若聵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
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
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
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旋見弑于己氏至般師子
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謚聵莊公奉聵于禰
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
輒固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

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名有然也故輒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説起世遂有以祖禰為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稱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説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為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

之長子而稱兄為父稱父為祖東門襄仲死宣公賜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子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之故誤謂嬰齊氏仲必稱父為祖故以王父字為氏遂致大謬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見予駁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葢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

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剖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為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凡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為孝而不可明

言以為法故禮不興後漢薛宣子況為博士所毁而
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
者況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如討貳服叛收奪
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
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
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
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

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聵彼此構兵之際而按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盜拒父一事第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為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旣立而是年是月晉即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為蒯聵不子旣得罪先君

而又乘先君未葬興師入寇義不可納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為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葢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昭自為昭穆自為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子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内勿受也勿受者輒勿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

之也蒯聵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事其拒聵也并不曰為輒拒父而曰為靈公拒逆雖為社稷重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于臣處故當時衛人羣然以拒聵為能聖門弟子皆以為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恬不為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為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為非在

為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令君命私命耳祗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説尚是私命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為太子郢

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己意讓蹟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為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

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為飾之非實録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為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

謹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則先謹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后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葢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松陽講義卷三